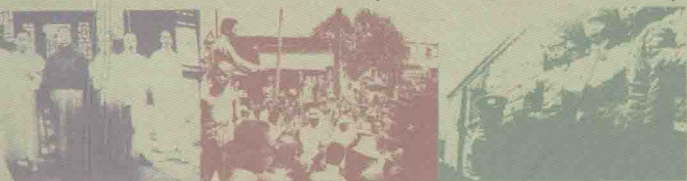


蒋丰
编著

万条微博

①说

民国



万条微博 ①说 民国

蒋丰
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条微博说民国 / 蒋丰 编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. 12
ISBN 978-7-5060-7065-2

I. ①万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民国-通俗读物 IV. ①K26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5615 号

万条微博说民国
(WANTIAOWEIBO SHUO MINGUO)

作 者: 蒋 丰

责任编辑: 邹绍荣 辛亚梅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7000 册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98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065-2

定 价: 32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“民国热”中一朵拍打记忆的浪花

杨锦麟

2013年2月27日，我的朋友蒋丰在新浪微博上开设了两个系列，其一是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，其二是“万条微博话日本”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各种各样的“万条微博说（话、谈）……”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被媒体称为一种“网络文化现象”。但是，好像真正坚持写下来的人并不多。让我感佩的是，蒋丰坚持写下来了，而且还在继续写，并且受到网友的持续追捧。集腋成裘，聚沙成塔，这种看似细小的、随意的、即时的“知识帖”，着实有点意思。现在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（东方出版社），将其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整理成书。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事业。这不仅是对蒋丰的一种肯定和鼓励，也是对新媒体时代微博作品的一种肯定和鼓励。

蒋丰的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“走红”，我觉得与时下的“民国热”是分不开的。对于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“民国热”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在我看来，“民国热”出现的原因有二。

其一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、政治稳定的结果。这使得中国大陆民众在有“钱”、有“闲”之后，产生了传承历史文化的追求和渴望。人们可以从可触摸的民国的故纸旧闻中看到一种骨气、一种志向、一种素养、一种学识、一种情感、一种从来不会被困

难吓倒的中国人的“精气神”。当然，人们也会对民国的一些文化糟粕有一种辨别和扬弃。

其二是海峡两岸关系融冰解冻的结果。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，陷入内战的国家只有中国。到了1949年10月1日，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那一湾浅浅的海峡，让两岸的中国人有了隔阂。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，台海局势平静下来，中华民族骨肉交融、世代传承的历史得到共同认知。对距离最近而又扑朔迷离的民国历史的追忆、述说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。

这样说来，蒋丰的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，实在是“民国热”中的一朵拍打着人们记忆、探寻、求知的浪花，值得一读。

我因微博与蒋丰结缘，在蒋丰写作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的过程中，我和他在网上时有互动，也经常即兴跟贴、转帖，说一点我的看法。同时，我看到许许多多的网友也与他互动，一些评论可以说得上是言简意赅、真知灼见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“草根性”的评论，这次没有能够收录到这本书里面来。我认为，这忽视了新媒体重要的特征——互动性。以往那种讲述历史故事——“我讲你听，我打你通”的“灌输式”历史讲授法，在今天已经显得陈旧或者说不合时宜了。认知互动，尊重互动，特别是从互动中汲取有益的营养，应该是辑录当今网络作品时所应重视的。

同时，我也期待着蒋丰坚持写到“万条”，期待东方出版社把这个“万条”打磨成系列文化精品。

杨锦麟

资深媒体人、历史研究者、锦绣麒麟传媒创始人

2013年11月18日

前言

2013年2月27日,《日本新华侨报》蒋丰总编辑在新浪微博上开启了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和“万条微博话日本”两个系列。霎时间,微博上冠名为“万条微博说(话、谈)……”的热潮迅速形成,并成为一种新文化现象而被媒体广泛关注。

我们惊叹于网络媒体新热潮的传播速度,也逐渐更惊叹于蒋丰总编辑的坚持不懈。在很多冠名“万条微博说(话、谈)……”逐渐销声匿迹的时候,蒋丰总编辑的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的编号逐渐增大,100条,200条,500条,1000条……至我们想整理成书之时,蒋丰总编辑的此系列微博就已经有了煌煌1300多条。

一条微博,最多140个字,看起来很简单,但坚持写下来很不容易。一条微博,最多140个字,看起来字很少,但100条是14000字,1000条是140000字……成果也是很巨大的。这是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的成果之一。

每一条包含作者民国情结的微博内容,读来或欣喜、或忧伤、或愤慨、或振奋、或佩服,不由得拉近了我们与民国人物之间的距离,增进了我们对民国人物的了解。民国的大人物也有烦恼,小人物也有闪光点,一如我们亲人、朋友;民国的反面人物也有无可奈何,正面人物也会蹉跎自误,一如我们自己的人生。而民国的那些传承与创新同在的社会种种,那些刀光剑影、爱恨

情仇，让我们领略到了别样的民国风情。这是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的成果之二。

这些成果综合起来，谁也不能否认，上千条微博连缀起来，就是一部极简民国史。与教科书上民国史不同的是，这部微博民国史，不仅简略，而且轻松、有趣、有感情。这正是我们想整理出来，以飨读者的初衷。

简略、轻松、有趣是速读时代的阅读需求，有感情，则是人类恒久的追求。

说到有感情，首先，我们不得不提蒋丰总编辑本人。他是民国名人杨联升的外孙。杨联升的民国经历，他感同身受，记忆颇多，而且随着整理的民国资料的增多，记忆越发清晰。他读书时代的老师，民国大师赵光贤先生等的“传帮带”，无论是对历史专业的学习指导，还是对民国学风的继承，他都至今难忘。那一盒一盒的历史资料卡片，在他的记忆中产生着永远的涟漪。有了微博之后，他把这种涟漪重新拾起，用这种看起来笨的方法，垒砌心中有着无限情感的民国。像蒋丰总编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，无论他们身在何方，对民国的回忆，尤其是对民国时期自己亲人的回忆，总会让人神往。

其次，我们不得不提生活中的那些民国影子以及近来兴起的“民国热”。民国的遗迹、民国的大师、民国的学风、民国的军阀、民国的情话……至今我们仍可见，无论是在现实中，还是在书中。这无一不渗透着人们对民国的追忆，或怀念、或批判、或继承、或创新，人们都在追忆中完成自己心中的祈愿。

这种追忆会继续，蒋丰总编辑的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会继续，我们的整理也会继续。这一本《万条微博说民国》是第一本，是以人物为索引的极简民国史。内容依人物主要身份分了7

类，大体以人物名字的音序为准排序。内容涉及各类人物的教育、工作、成就、个性、爱好、幽默、同事……以及他们与国家、社会、他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。因为内容往往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所以分类、排序也并不严格，时间、人物、地点、事件均有随意跳跃的可能。同时，作为“万条微博说民国”系列的第一本，我们希望传达给读者更多的“民国点”，因此对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，只选取了有代表性的、特别精彩的微博内容。

以后我们会陆续整理出大家期望的既古典又现代的民国情话、既精彩又无奈的民国女性、既跋扈又出彩的民国军阀，以及较少见的民国实业、民国外交，还有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、道路艰难而又前途光明的复兴之路……

希望这部微博版极简民国史——《万条微博说民国》，能带您一起回顾那个距离我们很近但感觉很远的时代，那个摧毁与创新的年代，那个充满着温情的时代……

目 录

前言 /001

第一辑 前清遗风 /001

民国的时候，许多没有技能的八旗旗丁生活不好，但是他们还礼节十足。有一次，在澡堂子里，两家旗人碰上了，不停地打千、请安。其中一个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澡堂子里又闷又热，他竟然晕倒了。北京的汉族管这个叫“猫弯腰吓唬狗”，说那动作像“猫弯腰”，以为是要捡砖头打狗呢。

第二辑 多婆女性 /011

林徽因“太太的客厅”是当时北京文艺圈的中心。对青年作家来说，进入这里就等于是得到了文艺圈的认可。燕京大学的学生萧乾被邀请去“客厅”时，特意把平时穿的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，把一双旧皮鞋刷了又刷。他回忆：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，亲切地抽了一鞭。

第三辑 乱世文艺人 /061

抗战期间，何兹全曾问他的老师陶希圣：“有人说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唱双簧，蒋介石在抗战，汪精卫则去谈和，是这样的吗？”陶希圣说：“不是。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，蒋介石喝了一口，发现是毒药，死了半截，不喝了；汪精卫发现是毒药，索性喝了下去。”

第四辑 军阀万花筒 /151

民国时期，张大帅出席酒会，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识字有限的大帅赏字。落款时，大帅写下“张作霖手黑”几个字。有随从立即提醒：大帅写的“手墨”的“墨”字，下面少了个“土”成了“黑”了。大帅立马瞪眼骂道：“妈拉个巴子的！对付日本人，手不黑行吗？我这叫‘寸土不让！’”

第五辑 政人多棱镜 /185

曹锟曾对议员们说：“谁既有名又有钱，就可以做总统。”一位议员立即提议：“大帅，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，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。”曹锟在贿选当日，看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，就附耳低声地问：“如何不选曹某人？”吕复听后勃然大怒道：“你要是能做总统，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。”

第六辑 武将面面观 /215

民国35年（1946年）3月，国民党将领王耀武下令把解放军的华野消灭在沂蒙山区。当时，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，在共方联络员安排下临阵脱离，46军失去指挥。华野主力部队猛攻，一天消灭国民党3个军。王耀武大惑不解：5万多人，一天就完了？我就是放5万只猪，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啊！

第七辑 国民众生相 /233

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，北平的人力车夫共有5.5万人。当时北平有80万人，人力车夫约占北平总人口的7%；又约占成年男子的11%，即约平均每9个成年男子中，就有一个是靠拉人力车为生。而靠他们的收入来养活的家属，又有25万人。所以，当时整个北平城就有约三分之一的人，要靠人力车为生。

可触摸的民国竟是那般难以评说 /243

第一辑 前清遗风

民国的时候，许多没有技能的八旗旗丁生活不好，但是他们还礼节十足。有一次，在澡堂子里，两家旗人碰上了，不停地打千、请安。其中一个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澡堂子里又闷又热，他竟然晕倒了。北京的汉族管这个叫“猫弯腰吓唬狗”，说那动作像“猫弯腰”，以为是要捡砖头打狗呢。

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支持下建立伪满洲国，辫帅张勋的复辟之志、之争，让我们看到了清朝的垂死挣扎。

民国时期，军阀袁世凯不惜众叛亲离而执意复辟称帝，张作霖对皇帝、皇宫的无限憧憬，蒋介石的发小仍称呼蒋介石为皇帝……从这些还是能够看出皇帝——这个存在了 2000 多年的、富贵无比、荣耀无比，又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、职位和生活方式对所有人的吸引力和刻板印象。

曾经叱咤疆场的八旗子弟带着受伤的烙印开始了新的、艰难的生活，富贵的王公大人有的却数典忘祖，这些无不让人唏嘘不已。而读书人的清高、陈旧的私塾教育、打屁股的旧俗，在民国依然可见，甚至于今仍旧可见。

清朝的名字在一夜之间被中华民国替代，但它的遗风却仍在民国延续。

民国初年，末代皇帝溥仪，把宫中珍贵的字画典籍大量盗卖给外国人。日本朝野人士都来收购，欧美的富豪也纷纷来到中国抢购。北京琉璃厂及上海古玩店商人看到市场供不应求，特请来广东摹古高手赵浩仿制历代的书画应市。大家捞得不亦乐乎，中国的假画也因此比真画多出千百倍。

民国20年（1931年）7月，溥仪正在日本留学的二弟溥杰和妹夫润麒，被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邀请做客。临告别时，对方告诉他们：回到天津，请转告令兄，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，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令兄是大有前途的，希望他多保重，等待时机到来。

溥仪曾向日本人提出更改“国号”和“年号”的问题，他希望恢复“大清”和“宣统”，主张帝国“首都”应在努尔哈赤曾经君临的沈阳，但这些都已被日本人否决。最终，国号确定为“大满洲帝国”，“首都”不变，“年号”可以改变；而且更让人气愤的是，日本天皇住的地方称为“皇宫”，溥仪住的地方却只能称为“帝宫”。

蒋介石得知溥仪要到东北做“满洲国”头头的时候如坐针毡，想用“每年400万银元”的优抚金和溥仪达成谅解和交换，希望他不要到东北。可是被日本人成功游说的溥仪，此刻想的只有江山，一口回绝了蒋介石。民国20年（1931年）11月11日深夜，他从天津奔赴东北，开始了不光彩的一段人生。

张勋晚年投资工商、金融业，颇为红火。有人问起他当年复

辟事时，他或寥寥数语，或沉默不语。人们都以为他将复辟遗忘。民国12年（1923年）9月12日，张勋在天津病故，资产高达一千万元。他留下的遗嘱：妻妾4人，每人一万，子女每人两万，其余款项，全部封存，留作复辟清朝的经费。

在华的英国著名记者莫理循看到数以百计的讨逆军官兵，围住张勋公馆所在的街道，隔着几百步距离，冲着张勋公馆的方向枪炮齐放。枪炮声持续了半天之久，莫理循估计起码耗费了10万发子弹。结果，战斗结束后他出来查看，却惊奇地发现张勋公馆的墙壁上没有一个弹孔！

前清老亲王魁斌死于民国4年（1915年）。他的两个儿子中铨、中铭，卖了西郊别墅，跑到天津赌博，两天后输完。哥俩又卖了王府的500多间房子，又输完。接着他们卖了仆人用的40多间房子……到民国13年（1924年），哥俩开始卖车子、衣服、古董和祖坟的千亩之地。民国20年（1931年），哥俩开始偷偷挖自家祖坟，卖陪葬品，后被判刑。

民国的时候，许多没有技能的八旗旗丁生活不好，但是他们还礼节十足。有一次，在澡堂子里，两家旗人碰上了，不停地打千、请安。其中一个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澡堂子里又闷又热，他竟然晕倒了。北京的汉族管这个叫“猫弯腰吓唬狗”，说那动作像“猫弯腰”，以为是要捡砖头打狗呢。

民国初年，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对旗人的歧视。在求职过程中，旗人备尝苦涩，如在一些机关，前来求职的旗人常被淘汰。在学校里，也出现了汉族学生、教师，甚至学生家长歧视满族学生的情况。在民族歧视的政治氛围下，许多旗人选择冠姓、更名、易籍，即冠以汉姓、脱离旗籍、加入民籍。

章晋普在《满族谈往》一书中记载：民国初年，满族人的主要出路是开办私塾、行医、算卦、教练弓马，也有人在邮电、印刷等行业做工以及当搭棚匠、裱糊匠、瓦匠等，年轻力壮的则当了新军、警察。由于大多数旗人缺乏生产、生活技能，再加上社会上对旗人的歧视，旗人很难找到好工作。

民国4年（1915年），袁世凯在各方面的蛊惑和野心驱使下，谋划帝制自为。他曾经试探副总统黎元洪这位姻亲：近来，许多人要我做皇帝，亲家你看怎么样？黎元洪听后严肃指出：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，建立共和。亲家你做了皇帝，怎么对得起武昌的死难烈士？可惜，袁世凯未听。

张作霖进京，身穿旧式衣冠觐见溥仪，偷目四觑，觉得皇家威仪也不过如此。溥仪看他贼目兮兮，心中不悦，略致数语而退，对近侍说：“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，殊失臣下礼！”张作霖听说后大怒，不屑地说：“这小子已属平民，还摆什么臭架子！”当时，复辟之说甚嚣尘上，自此见面后，此说消失。

张作霖没有多少文化，但也不糊涂。奉系崛起之初，他常以李渊自况，一心为“张家王朝”创基业。随着势力扩大，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，要建“大辽帝国”。对此，张作霖反驳：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，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，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？说我要复辟，那是报纸放屁。

民国16年（1927年）10月25日，鲁迅在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演讲时坦言：以前我也很想做皇帝，后来在北京，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，觉得无聊极了。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。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、热烈的讨论。做了皇帝，口出一声，臣民都下跪，那有什么趣味？

知名報人陳布雷以筆鋒銳利著稱。民國 17 年（1928 年），他加入國民黨，成為蔣介石私人智囊。抗戰以後，國民政府日益腐敗，陳布雷也多次想棄官投民，重操報業，但是他放不下愚忠。他曾對《大公报》總編輯王芸生傾吐心聲：我如同已經嫁出去了的女人，只能從一而終了。民國 37 年（1948 年）11 月，陳布雷自殺身亡。

蔣介石當上總統後，想把浙江老家的舊房子拆掉擴建，於是讓周圍鄰居拆遷。可是，隔壁賣千層餅的周順房不肯搬家。他與蔣介石是兒時伙伴，這時放話：瑞元（蔣介石的小名）當皇帝了，他讓我搬，我不得不搬，但他得親自來說……蔣介石聽後嘆了口氣：搬不搬由他去吧。此事就此作罷。

著名華人學者何炳棣，上天津私立第一小學 5 年級的時候，班主任老師董鳳銜是前清的秀才。有一次，董老師解答完問題以後，因為何炳棣大聲回答“會做啦”，而用藤杆狠狠打了他左手心 3 下。他當時大哭失聲。直至 70 年後的今天，內心還覺得委屈。他與學校老師的關係因此緊張起來。

抗戰期間，家住蕭縣申河鄉單庄村、年近 70 歲的清末秀才單培杰，在附近的王漢集村王儉榮家設館收徒。他有 17 個弟子。他的規矩非常嚴厲，誰犯了塾規，就用戒尺打誰。那戒尺是用桑木做的，長 30 厘米左右，厚 5 厘米左右，上面刻寫着：一塊無情木，單打書不熟。諸君若護短，希望莫來讀。

李作鵬晚年在回憶錄里面，記錄了在村內家祠上私塾的情景：每天除背書之外，就是寫毛筆字。在老師的教書桌側面，貼了一張孔子的像，學生每天早上入學，要先向孔子三鞠躬，放學退出也要向孔子三鞠躬。背書不好或寫字不好，老師都要拿戒板

打手。背书好的，可以不帮老师挑水做饭。

民国的私塾里，在戒尺的威慑下，学生一般不敢不用心学习。有的学生因怕屁股挨戒尺，跑回家不再来上学。学生私下俏皮地议论：“学而”“学而”（《论语》首句），打得你钻桌儿；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打得你屁股绯红；“离娄”“告子”（《孟子》两本书首句），打落你的帽子！

张中行先生曾在《药王庙》一文中回忆：小时候上学犯了错误，就会被老师用戒尺惩罚一番。这戒尺，是约一尺长的一个木板，光光的，平拍下去，打左手的手心，声音是清脆的。当然，这比起有些老年人所说，以前私塾里让跪在砖上，头顶一碗水，或者用木棒打头，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抗战胜利后的民国 35 年（1946 年），国民政府明令取缔私塾，残存的并入学校。原在私塾就读的学生转入学校学习，部分学有所成的到政府有关部门任职。青壮年塾师或转入学校任教，或从事其他行业。至此，中国延续了 2500 余年的私塾教育这一模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被新的学校教育形式取而代之。

民国 24 年（1935 年），蒋介石授意教育部布置汉字简化有关事宜。当年 8 月，教育部颁布第一批《简体字表》。因事未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、考试院院长戴季陶，得知此事后，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，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，破坏了中国文化。民国 25 年（1936 年）2 月，蒋介石被迫下令“不必推行”。

中国古代刑罚之一是“打屁股”。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，颁布《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飭所属禁止体罚文》，明确要求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，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他项不法刑